



夏日的牵挂（四章）

■ 蝶艳灿（新疆）

踮起脚尖眺望

依旧是那条小路，绵延在故乡的稻田间，仿佛父亲稿笺上的诗句，有长也有短。

我聆听到此起彼伏的蛙声，和着刺耳的蝉鸣，把整个炎热的夏天，装扮成一种返璞归真的诗魂。

潺潺流淌的清澈河水，不时被鱼儿漾起圈圈涟漪，让村庄的笑容甜美起来。

这是一种烂熟于心的记忆，陪伴我从童年到远方，从远方到梦里，迷离而委婉，感动而流泪。

这是一种魂牵梦绕的思念，轻轻地掠过每一个黎明和黄昏，轻轻地掠过每一个春夏和秋冬。

分明是一种律动的风景画，每一笔都这样妙笔生辉，每一笔都这样淳朴与浪漫。

分明是一首回肠荡气的歌谣，每一段旋律都是这样悠扬，每一串音符都是这样抑扬顿挫。

伫立于故乡的小径，感受风和日丽的风景。是谁踮起的脚步，轻叩蓝色的梦想，让一路走来日子，成为飞翔的向往。

是浓郁的乡情，沉醉了久违歌谣。是日渐苍老的父亲，勾勒我对远方的眺望。

聆听故乡

是谁蛰伏在季节的中央，让夕阳的余晖，有了一种深深渴望。

沿着父母的叮咛行走，迎面而来的掌声一闪而逝，仿佛田垄上的吆喝声，直抵我异乡追逐的梦。

有人说，梦是有颜色的，颜色就是自己的双翅，每一次张开，都有会五颜六色。

有人说，家是梦的港湾，每一次起锚，都会有对故土的牵挂，每一次扬帆，都有对风的依恋。

昔日的诺言，在流动的琴弦上渐行渐远，始终握不住的是父亲冷峻的目光，始终无法忘怀的是母亲无奈的泪滴。

聆听到老屋传来的呓语，穿透黑夜的子午线，穿越静谧的熟悉小巷，让我感受到家的真正含义。

没有人告诉我，在晨光的上游，还有一种情感的萌动，被远去的豆油灯所吞噬，有一种无声的怀想，属于曾经生长梦幻的地方。

好多次，就这样默默地凝望你，如同凝望屋檐下滴滴答答的雨滴，似乎还在讲述着一个关于很久以前的故事。

永不凋零的诗行

被往事过滤的，始终是那份留在心底的情感，层层叠叠如同书桌上一本本泛黄的日记。

在这个闷热的夏季，一切都是这样的自然而然，在意料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。

虚掩的门扉，很久没有人叩响，仿佛视线中一茬茬的庄稼，总也饱含一腔热忱，无论多少风风雨雨，总是奔涌的希望。

我想起被阳光朗读的诗句，在忧伤中走过记不起的童年，岁月的皱纹早已爬满脸颊，有谁可以记起，忍着饥饿走向远方的少年？

其实，真的好想就这样慢慢的陪你走，真的好想天天天真无暇的环绕在你的身旁。只是，从你浑浊的目光中，读懂了远方与诗。

当那只远航的风筝，再次升向天空时，我才发现走过

的每一条路，都是你生命的延续。

即便面对的不都是鲜花和掌声，我仍要深深地感谢你，感谢你用一种坚毅，抚平了我生命旅途一次次的伤痛。

因为无论是在故乡，还是在远方。你永远是我心中永不凋零的诗行。

离我而去的家园

家园中传来的窃窃私语，朦胧了脚步和泪滴。

在风中，聆听到久违的小名，一路的风尘和疲惫便消失在熟悉的故土上。

静默许久的情愫，让我无法回避。看到聚拢而来的目光，包围了所以最初的设想，胆怯说出很久没有说起的乡音。

故乡瞬间热闹起来，让我激动地无法一页页翻阅，所有的疼痛便无法愈合。

生怕我的唐突，惊扰记忆的风，惊扰父母遮手的守望，惊扰兄弟姐妹搁浅在村庄的梦。

唯有灵魂，还在心底律动，高高举出的手，分明在风中显得有些迟缓。

其实，我知道这样的氛围，无需掩饰什么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因为，我知道，注定要用一生的灵感来描绘，注定要用一生的祈祷来祝福。

只要有梦，再远的路都不会遥远。只要有情，再远的距离都可以用心来丈量。

我知道，无法拒绝这来自生命的恩赐，就像在这个夏季，无法拒绝火热的太阳，无法拒绝树梢的蝉鸣。

因为有你，人生才会变得完美。因为有你，旅程才会变得不在疲惫。因为有你，诗句才会变得耐人寻味和文采斐然。

草地书（外三章）

■ 柳文龙（浙江）

夜路

平淡无奇的黑暗，制造不出多少凝重的悬念。平面和立面，交错与辉映，灯光释放内心一丝焦虑，车轮将路面控制在夜色之下。

行道树纷纷向两旁回避，难辨的指路牌显示一个梦游者的终点。我无法揣摩远方多远，天上细雨飘向哪里？

匀速的车忽略道路宽窄，一厢情愿追逐在灯光后面。

车顶明月，一个折光的球体，涂上亮色，反射时间之殇，一缕缕被锁住的光芒，成为思想的另一种形态。

发亮的印堂——智者头颅，必须承受光明授予的荣耀与责任，承受巨大冥想后带给我的忧患。

每当意识紧扼自己肉体，颤栗的手脚似一次暴乱，在明媚月光的助力下得到平息。

车窗外吹拂而来的秋天，让我的心潮重新萌动，牢牢攥着手中的方向盘，产生追月的欲望。

夜归人

今夜将走过一条幸福甬道，完美从瓶花谢了结束。

除一身黑色的皮衣，和这个黑色的初冬没有了牵连，我已交出一个温柔之秋，交出菊花落瓣，静谧或懈怠的长夜。

暖水随着小河慵懒地流淌，脚下背影缓缓成为涟漪的化身，冬青树暂且寄存过一丝幻想，簌簌抖动枯萎往事。

一支燃到一半的烟，证明生活已被安放于灰烬以外，一个看不见雾霾的早晨，是多么的洁净、美好！

那些弭失开去的热量，重又钻到了躯壳，内心等待喷薄的情欲，像煽动一百双野鸽翅膀。

秋天回不去了，冬天出现触不可及的微光。屋外星辰像钟鸣一般罩住头顶，河水的磨难并非来自幻觉，顺着一阵骚动，踏入水中再无法分离。

拿什么拯救你，我冻僵的脚蹼。

壮士有时候会握住钐颈，咕噜咕噜几下。

我甚至想到了剑拔弩张的鸿门宴。想到怒视项王的樊哙。想到项羽赐他的酒和一条猪腿，而酒仿佛就是从铜钐中倒出来的。

“劝君王饮酒听虞歌，解君忧闷舞婆娑……”我也想到了霸王别姬，可“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

我容忍这块草地，肆意地疯长，侵吞我立足未稳的小屋。还有那条小路，草茎蔓舞，顶起天空的一片蔚蓝。

轻风的虚幻，对于空泛，对于青涩，对于慢慢涌上心头的斑斓，远方只在方寸之间往返。

我放弃了踏青、采撷，从身后背影窥见了未来，让我内心惶恐，感觉到了时不我待的重要涵义。

花落无痕，树荫依稀，深秋季节让人神往，更使人沉湎在大自然的赐予当中。

学不会露珠翻滚、闪烁，学不会蚱蜢抖落风尘，来自四方的一道道霞光，飞针走线，缀住这一块动感地带，将一个个劫后余生的日子，明合于大地辽阔的轮廓。

盈盈一水，不单单有离岸之舟。

黄秋葵随草叶争脱一世的枯荣，一生的羁绊，带来无限生机，飞扬的爱情从来不可缺少抚触，我失去泥土真挚的挽留，抓不住对方飘逝而去的根须。

草样年华

河边泛着冷峻的一道道白光，灰色天地，主宰者的面纱终将扯开，不停地变换四季，不停地褪去泛黄的镜像。

谁窥见彼岸月落乌啼？软梯已经架于河埠之下，等不及汪刺鱼将我遗弃，我会了断鱼窠内的深宫旧怨。

水的深处涌来冰凉寒意，羊头草喷出淡淡的鱼腥味。我埋首于双膝，任凭星光倾泄，仿佛追忆到童年、我的短暂的青春。哦，我似已步入老年……

我的皓发早早飘入远去的烟波，虽然抓不住碧水长流，水草按时漫过脚裸。所有的伤痛和离别，曾经来过，又好像从未发生。

我也曾经来过水边，微波缩住了柳丝，与我无关。

好玩的青春，像极了鱼尾上的水花，被远远甩去，甩到无人的暮色。密密匝匝的草茎，支撑一个将要失去的日子。

凝望“犛”铭铜钐

凝望这尊“犛”铭铜钐，来自罗泊湾的西汉早期盛酒器——盃顶上相背而立的四只凤鸟，让我想到壮士。想到壮士的闻鸡起舞。

铜钐腹部的那一对铺首衔环，让我想到店小二轻轻一端，就把它放在酒桌上。而

蚂蚁（外二章）

■ 宋显仁（广西）

我想起蚂蚁，想起那些低到大地微小精灵，想起它们长长的队列，穿过草丛，绕过山石，在不知不觉中前行。

我也想起那些年的跋涉，跋涉中曾在茂密的森林中沉睡。一队蚂蚁，悄然地就爬过了我的梦境，

而我也变成了一个蚂蚁大力士，在队列中横刀跃马，挥汗如雨，直至陶醉在大森林的甘甜之中……

我想起蚂蚁，自由自在的蚂蚁；想起蚂蚁长长的队

列，在坚韧不拔地前行，并且永不言弃。

我也想起它们在小小的城堡里无惧风雨，静静地做梦并且恣肆地生长。

我想起的蚂蚁，大森林中的蚂蚁，让我战栗的微小精灵，它们在梦里噬咬着我的肉体，在我醒来的时候吞噬着我的灵魂……

梦里的峡谷

梦里的峡谷是我穿越过的

峡谷。那潺潺而流的溪水，那耸动的山峰，那黝黑的杂树，那轻微的虫鸣，全都穿上了月色的纱裙。

梦里的峡谷，遥远的地方，弯弯曲曲的山路蜿蜒着神秘。我也想起了你，五彩斑斓的蝴蝶，紫色的山葡萄，在月雾中灵动隐现。

梦里的峡谷，静谧中的幽深，醉意朦胧的我款款而行。习习凉风和阵阵野花的芬芳中，我未曾像一匹烈马，嘶鸣狂奔……